

虛幻與現實

——評台北市立牙科醫院

台北市終於決定在信義計劃區設立國內第一座牙科醫院，其目標是加強口腔疾病的醫療水準，包括外傷、腫瘤、唇顎裂等畸型、顎關節病及其他牙醫專科等。這顯然是牙醫界的大事，因為多年來政府很少肯對牙醫界的要求作出正面的回應。但是牙醫界對這個大禮物是否有「如獲至寶」的感覺呢？坦白說，很少有牙醫師知道未來這所醫院將是什麼樣子。除了有獨立的建築與行政體系外，它的醫療功能及其他角色是否必定優於目前大型醫院的牙科呢？我們當然期望這所醫院能發揮高度的診療、教學及研究功能，因為它是唯一不受其他醫療體系牽制的牙醫單位，但這個期望能否實現，有待冷靜評估。

根據醫療院所設置標準，專科醫院應設病床二十床以上。計劃中的牙科醫院病床數預定六十床，其床數已傲視目前歐美最先進的口腔顎面外科中心，如果不發展高層次的口腔外科，就失去了設立「醫院」的原始目的；而這所專科醫院，也應有能力接受其他醫院轉來的疑難病例，否則就是多餘的設施。

本文擬就診療功能、設備、投資與利用、病患照顧品質及醫師訓練問題等觀點來討論。

(一)診療功能

以口腔外科醫療而言，顎面外傷的處理是

最基本而重要的一項，目前在許多大型醫院由於負責急診之外科系統仍基於本位主義，不能及時將病人會請口腔外科醫師處理，不僅誤病情，且浪費專才。但這種現象是否會因牙科醫院的設立而改善呢？答案並不樂觀。許多顏面外傷的病患均可能伴有肢體、腹部或頭部的傷害，因而需要綜合性的觀察與治療，以病患往往送往大醫院，以致牙科醫院進不了多病患來源。

又以腫瘤之醫療為例，雖然這是發達口腔外科診斷、治療及重建等專業技術的重點項目，但這方面的作業複雜度很高；在診斷方面，有優良的設備與人才，投資也很可觀。治療也是，例如癌症病人可能需要放射治療或化學治療，這時需要各科會診、共擬計劃，也要許多設備與人才；假如癌症轉移，其進一步診斷治療也有賴有關科別配合。一手包辦，水準高，往返轉診，又何必設立專科醫院？只限於單病例，又如何與國際水準競逐？

(二)設備投資與利用

設立醫院需要龐大的投資，一部新型的電腦斷層攝影設備的價格可以裝備一大批牙科設備，但在牙科利用率不高，可是沒有它，診斷無法詳盡，核醫掃描有時會用來追蹤癌轉移的踪跡，偶而利用很方便，但要成立一個

但這不是小事。

倘若要診斷血管瘤或許會用到血管攝影，這種設備較一般X光昂貴但用到的機會並不多。諸如此類的例子很多。牙科醫院勢必成立放射診斷部門，延聘專科醫師，但其投資效益值得檢討。

檢驗部門也要成立，各種血液學、生化學、血清學、細菌學方面的檢查都會用到，血庫就更疏忽不得。這個部門的成立與督導，投資與利用都要考慮。

病患照顧品質

許多口腔外科病患都要跨科照顧或會診，這方面在大醫院很方便，但牙科醫院就不然，尤其緊急會診時更顯出大醫院的便利與時效。口腔外科重症病患（尤其是併發症）住進加護病房時，這名病患最需要的或許是心臟血管、呼吸胸腔或新陳代謝科的醫師而非口腔外科醫師。重症病患的照顧水準直接影響到這個醫院是否有能力處理複雜病例或解決併發症，而加護病房的管理與運作不是牙科能勝任的。

醫師訓練問題

訓練口腔外科醫師有四大步驟，第一步訓練牙科、第二步訓練內科、第三步訓練綜合外科、第四步才是口腔外科，其中關係到一個口腔外科醫師是否真正像樣的，是第二步及第三步訓練，否則不管年資如何，很可能培養出視力差，應變力差，發展力弱的醫師；以此觀之牙科醫院訓練不出一流的口腔外科醫師。

由以上推論，我們擔心目前計劃中的牙科醫院，不管提出的目標多麼堂皇，仍難成為夠格的醫院，只可能成為超級診所或躲避大醫院行政權壓制的蓬萊仙島，更糟的是這種公立醫院可能是另一個北市納稅人的錢坑。

從積極的一面來看，一所牙科醫院是否有益於牙科的發展呢？其實並不是沒有，但不是以這種方式存在。牙科醫院應附屬於大醫學中心，就像醫學中心裡的兒童醫院、婦女醫院、癌症醫院或眼、耳科醫院一樣。這些高度分化的醫院仍有一條臍帶與母醫院或大學相連，各專科醫院間也可互相連繫，且地點接近，構成一個系統，對於昂貴設備的利用，病患的會診與轉介，人員的訓練，都有既定的權利與義務關係，但對於專科醫院自身的發展計劃賦予最大的自由，院長也有獨立的行政權，假予時日，必能蓬勃發展。

我們亦有感於牙科自教育體系開始，以至於衛生行政及醫療體系，半世紀以來受制於外行人之手，以致於發展遲滯，而有改絃更張之期望；其中包括要有獨立的牙科學院、牙科醫政單位及牙科醫院。但目前的牙科醫院之存在模式似乎無實效，牙醫界許多學者多年來不斷爭取設立牙醫學院，始終未有結果，很令人遺憾。

台北市想花錢蓋自己的牙科醫院是這個都市的決定，除台北市民以外，別人管不著，但因為這是全國首創，又是牙醫界（不管是誰出面）向政府單位爭取來的，還是應以全國牙醫界的需要慎重構思，仔細衡量，莫讓這個醫院成為適合外賓參觀的樣板，用於炫耀我們也有錢蓋這麼大的牙科醫院，讓他們不敢再笑我們牙科落後一百年。

細細深思，我們牙科好像得了幾十年的心臟病，跟政府要醫治的藥物，就是不肯給，後來給了一包胃腸藥，只好不管吃了是不是有效，先領回去再說；我們的第一座牙科醫院，是牙醫沙漠中的海市蜃樓，或是堅實的城堡？您認為呢？